

李敏杰

# 留在 大西北的 脚印



新华出版社



# 留在大西北的脚印

李 敏 杰

新 华 出 版 社

## 留在大西北的脚印

李敏杰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875印张 132,000字

1987年3月第一版 1987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650册

统一书号：7203·167 定价：1.20元

# 序

这是一册出自新闻记者之手的散文通讯集。

一位外国作家曾写过一篇题目为《记者的形象》的文章。他说：“新闻记者是非常难写的。”“我本人当过十多年新闻记者，可以说对记者是非常熟悉的。尽管如此，写记者比写其他行业的人难得多。”为什么难？他认为记者的特点难以把握。这话颇有点道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记者的评论，确是有点众说不一。有的说记者是猎手，是目光敏锐、行动矫捷的人；有的认为记者是时间的英雄，是不分昼夜、不知疲倦的人。还有人称记者：是竞争意识极强，象运动场上时刻准备决胜负的人；是不轻信权威，颇有点高傲绅士味的人；是不计荣辱地位，能上能下、能屈能伸的人，等等。这些，似乎都对，在同记者接触中，可以从他的身上或多或少地发现这些特征。但是，又觉得言犹未尽，似乎还缺点什么。如果按照我们的习惯，用我们的语言再作点概括和补充的话，可否列这么几点：

记者是事业心、责任感极强的人。他们以做党和人民的喉舌，推动社会前进为己任，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洪流中，日日夜夜，不顾奔波之苦，精心写

作之累，把获得的包括人民的创造和愿望在内的大量材料，写成各种体裁的文章献给读者，激发人们的斗志和热情。

记者是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战斗过每寸土地的人。他们往往把自己工作过的地方当作第二故乡，把那里的人民作为乡亲，与之同甘共苦，同欢共乐，并饱含激情地象“夸家乡”那样，讴歌那里的山山水水，新人新事新风新成就，启发人们对祖国、家乡、大地的爱。

记者是兴趣广泛、追逐“杂家”、愿作“多面手”的人。他们不仅精心采访重大主题的新闻，重要经验和问题的调查报告，而且对山川风光、文物古迹、风土人情、奇闻轶事等也有浓厚的兴趣，并想方设法写成文章告诉读者，来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陶冶人们的情操。

记者的文字是朴实的，善于用事实说话的。他们的文章往往没有什么抒情色彩、艺术形象和哲理性的语言，但是他们所讴歌的人物，记载的事实，总是简洁扼要，通俗易懂，给人以明快清新感。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新闻记者。这本《留在大西北的脚印》也就不可避免的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记者的一些特征。这本书虽然没有作家、诗人和其他文学艺术界人士写的散文、特写那么深邃隽秀，没有老记者写的通讯、报告文学那么深厚有力，在许多地方还表露着它的粗糙和稚气，但是从记者的特征，或者说从作者五去陕北、四进柴达木、三上贺兰山、六下河西走廊，成年累月，风尘仆仆，奔波在黄土高原上的场景和感情来体味，或许会从中咀嚼出一点味儿来的。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大西北。应该说，中国的大西北是迷人的，是新闻的宝库，创作的源泉。当年，斯诺到大西北，写下了《红星照耀着中国》（即《西行漫记》）；范长江到大西北，写出了《中国的西北角》；顾执中到大西北，写了《青海行》、《陕北行》两本书。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名家云集，脍炙人口的名篇就更多了。这本小书当然无法与之比拟。如果说，在苦难的旧中国时期，有类似斯诺、范长江的作品，四十年代有抗日战争中的名篇，五十年代也有一批优秀作品出现，那么到了八十年代就觉得反映大西北的作品太少了。物以稀为贵。从这个角度上看，这本小书留下了一些今日大西北的脚印，显得有点可取之处了。如果几年、几十年之后，我国全面开发大西北，那时候人们读这本小书，或许会感到它的亲切，它的份量。

成一  
一九八六年五月

## 目 录

华山纪游	1
悠悠战友情——访全国战斗英雄刘吉尧	5
华清抒怀	9
旱塬鱼水情	14
金色尽染南泥湾	20
延河水长流	24
火红的晚年——访志丹县曙光果园	29
“老佳县”——任邦厚	32
陕甘老区纪行	37
天水一瞥	46
香飘金城	50
高峡明珠	57
列车“窗口”见闻录	64
灾后倍觉亲人亲	68
会师楼前访“神兵”	74
六盘山新曲	79
“骏马”展翅	85
马场行	90

种子在高原上发芽	95
毕道华与玛尔加	99
石窟漫笔	105
沙海明珠——河西走廊见闻录之一	111
一位外国友人的信念——河西走廊见闻录之二	115
高台人民前进的脚步声——河西走廊见闻录之三	119
“风库”的变迁——河西走廊见闻录之四	123
古峡探古	127
蝶舞祁连	134
海西风赋	140
湖光如画	145
啊！盐湖	151
四季青	158
油海赞歌	165
姊妹湖	172
骆驼礼赞	177
拓路者颂	182
地名赋	189
喜庆之日访莫耶	196
她总象初恋时那样	202
后记	209

## 华山纪游

呜——西去的列车一声长鸣，驶过了“鸡叫听三省”的潼关古镇，抵达陇海和同蒲铁路的汇合处——孟源车站。

在站台上漫步西望，巍然屹立在八百里秦川东端的西岳华山，展现在我们面前，它海拔二千四百多米，五瓣山峰好似仙掌，耸入云端，苍松翠柏，郁郁葱葱，气象万千。车站的同志为旅客们想得很周到，他们在站台上雕塑了华山的模型，把这个许多人早就仰慕的“一览群山小”的巨人，装入人们的心田。看着竖在西端重重叠叠的群山，对照眼前缩小了的模型，一位老翁在我身后不由得高吟：“岳雄西土，峰插渭川”。

列车沿着华山山脚朝西飞驰，我的心潮也随着隆隆的车轮声澎湃起伏。

霎时间，到了华山车站。我下车向玉泉院走去。“玉泉院”的牌额是我国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老的手笔。这三个字犹如玉泉喷吐，挺秀有力。穿过大门登上龙亭，只见游客来来往往，熙熙攘攘。这个昔日的破庙古祠，如今已成为公园了。从玉泉院沿沟而上，大约走十五里就是清河坪。这里，有水帘瀑布滚滚而下，药材园林，叶绿花香。游客们

都把这里作为向华山攀登的第一个歇脚站。

巧啊，在这里，我重逢久别的老英雄刘吉尧，他今年虽然已经五十八了，但他并不见老，浓浓眉毛笔挺，炯炯目光有神，说起话来嗡嗡的，震山价响。老英雄一见我，便把那双粗壮的手伸了过来，顿时，一股暖流遍及我的全身，他的英雄事迹，又在我脑海里再现。

那还是一九四九年五月，一股国民党残匪逃窜到华山，梦想凭借华山天险，顽抗到底。当时，担任侦察参谋的刘吉尧，奉命带领一个小分队前往华山进行侦察。敌人严密地封锁了通往华山顶峰的唯一小道，在这困难时刻，刘吉尧和战士们依靠华山脚下两岔沟口的群众帮助，攀悬崖，越陡壁，打破了“华山自古一条路”的神话，带领一个班登上华山北峰，出其不意地消灭了驻守在北峰庙宇、苍龙岭、瘟神洞等几个据点的敌人，多次地打垮了敌人的反扑，控制了攀登华山的要道“千尺幢”，配合主力部队，消灭了华山的敌人，活捉了敌旅长韩子佩，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取得了整个华山战斗的胜利。

“到回心石了！”只见一峰单插、壁立千仞。这段路自上而下，直如引绳，意志薄弱者在这样陡峭的山腰定会望而生畏、“望而却步”的，可是对于不畏艰险勇于登攀的革命者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解放前，这段路年久失修，解放后，党和政府两次拨款整修了通山石阶和防险栏杆，真是为广大劳动人民开拓了观赏“无限风光”的道路啊！

我和老英雄边走边谈，兴致勃勃地越过“回心石”，跨

上“老君犁沟”、“百尺峡”，攀上“千尺幢”，登上华山北峰。

我们正在北峰顶端指点江山，说笑言欢，一位缠着裹腿的采药老人来到我们身边。原来解放军某部的侦察健儿在华山训练时，老人曾为侦察小分队当过向导，他是侦察英雄刘吉尧的老朋友了。两人在这里相逢，此景此情，画是难以画出来的。

刘吉尧拍着老人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你真是棵不老松，这大年纪还闲不住！”老人指着背篓里的细辛、黄精、人参、贝母，认真地说：“这些都是宝呀，得把它拣回来才是。”这华山确是个天然药园，据说生长着六十多种名贵药材哩！

辞别了采药老人，我们沿着当年老英雄和战友们智取华山的足迹，越“苍龙岭”，过“金锁关”，然后西折来到神话《劈山救母》的地方——西峰。峰顶犹如被斧劈为三段，相传这是沉香劈山救母造成的。现在，陕西省的华县气象站就设立在这里。据说国民党统治时期，这里也有一个仅有一个人的气象站，只收气象资料，不发天气预报。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拥有先进设备，收发并举的气象站，不仅服务于中国人民，还为亚洲地区提供气象资料。

南峰，是华山的最高点。在老英雄的带领下，我们争先恐后地登上绝顶。眼下群峦起舞，连绵不断；耳边松涛歌唱，山谷荡漾。在这里的一座小楼阁里，我们依栏眺望，山底的风物看得一清二楚：滚滚渭河象一条银带向东奔流，条条防风林，宛如绿色长城；纵横交错的渠道，把万顷良田描

成一幅绿色彩图；火车、汽车、拖拉机川流不息；新建工厂烟囱林立，乡寨新村星罗棋布，……。

啊！英雄的秦川儿女，用他们勤劳的双手，装点山河，让华山的春色更加醉人。

一九七七年六月于华阴

## 悠悠战友情

### ——访全国战斗英雄刘吉尧

今年四月十五日这一天，华山肃立，草木含悲。当年智取华山的向导、民兵英雄王银生，因再障性贫血与世长辞了，享年七十一岁。

噩耗传到北京，正在春游的刘吉尧顿时泪流满面，马上和当年智取华山时的路东纵队政委王生荣（曾任中直机关管理局副局长），匆匆赶回华阴县城，怀着依依惜别的深情，看了老战友最后一眼。刘吉尧用粗大的双手抚摸着老战友，哽咽着说：“你们六位都先走了！智取华山的‘八勇士’，就留下我和班长路德才了。我们活着的人要加倍努力，完成你们未竟的事业，你们宽心地走吧……”

国庆节前夕，我们访问了全国战斗英雄刘吉尧。他在谈了建国三十五周年的感想后，又兴致勃勃地谈起他和民兵英雄王银生的战斗情谊。他深情地说：我和王银生的结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同龄的。

那是一九四九年五月的一天夜晚，担任侦察参谋的刘吉尧和六名侦察员，由王银生引路，趁着夜色，斩荆棘，攀悬

崖，出奇不意地登上华山北峰配合主力部队消灭了华山的全部国民党残匪，取得了整个华山战斗的胜利。

这时，刘吉尧取出一张王银生的照片指着说：“小分队能登上华山险峰，靠的是王银生给我们带路，没有当地老百姓的帮助，甭说打华山，就连登华山的路也找不着呢！我啥时候也忘不了这位向导，忘不了华山脚下的乡亲们。”

“那时，王银生一听说要打华山，就自告奋勇当向导。其他几户农民有的为我们烙馍馍，有的送来了新麻绳，有的扛来了绑好铁钩的长竹竿。小分队开始登山后，王银生总是第一个攀悬崖。登北峰的战斗打响了，王银生和战士们一起冲进敌营。当时庙里有十几个道士，开始很惊慌。王银生对他们说，解放军只打匪徒，不伤道士，使他们消除了疑虑，还主动帮助看押俘虏。拿下北峰后，急需把情报向路东纵队报告。道士叶兴文把信盒藏在头发里，圆满完成了任务。”

听了刘吉尧的介绍，我们深为王银生舍生忘死的精神所感动，不由得脱口问道：“王银生明知上山很危险，哪来那么大的勇气？”

“以心换心嘛！”老英雄说：“你真心实意地为老百姓谋利益，群众就支持你。”

开始，刘吉尧带领小分队来到星星沟时，老百姓并不了解他们：明明屋里有人，却叫不开门。群众见了军队就老远躲着。同志们从山上砍来树枝、割来茅草，在王银生的场院搭起草棚住下来，不给群众添一点麻烦。几天后，老乡们感到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完全是两样，关系越来越热火。后

来，王银生干脆把铺盖搬来和刘吉尧睡在一起，拉家常，听他讲革命道理。从那以后，刘吉尧和王银生成了至亲好友。刘吉尧的爱人是华山脚下一位老中医的女儿，给他俩当红娘的正是王银生，说到这里，刘吉尧的老伴王智芳插话说：“一九四九年八月，我和老刘结婚时，王银生还在我们的结婚证上签了名呢！”

三十五年过去了，刘吉尧和王银生常来常往，亲如手足。就是十年内乱中，王银生受了不白之冤，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撤了职，被开除党籍，刘吉尧也不怕旁人说闲话，受牵连，常常买上糕点、糖果看望王银生。在那“穷过渡”的岁月，老王家没啥好吃的招待刘吉尧，只好让老伴做一顿苞米面浆水搅团款待老战友。

“四人帮”垮台后，组织上给王银生平了反，恢复了党籍，今年他又被选为华阴县政协委员。老人家里的日子越过越好，常坐上火车，带着责任田里收的新苞米、红薯、柿子送给刘吉尧尝鲜。

刘吉尧和王银生情深谊长，也和华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几乎每年都要上两三次华山，给年轻一代讲传统，用心血浇灌着年轻一代。老英雄告诉我们：“在攀登华山的第一个歇脚站清柯坪，已请能工巧匠刻好了解放华山纪念碑，智取华山的经过，将镌刻在北峰的石碑上。”

现在，刘吉尧虽然离休了，但他仍然深深地扎根在群众之中，经常骑着自行车深入基层，过问民兵工作。还常常带着青少年参加公益劳动。

去年十二月，刘吉尧坚决支持自己的四姑娘刘英秦，嫁给华山脚下农民郭发育为妻。女儿过门那天，老英雄语重心长地说：“华山地区是爸爸战斗过的地方，我爱那里的山，那里的水，你到那里落户，我打心眼里高兴。你要保持革命家风，不能给爸爸丢脸呵！”

临别时，老英雄又一次指着王银生的遗像说：“老王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我永远离不开华山脚下的乡亲们。人民是靠山啊！”

一九八四年九月于华阴

## 华 清 抒 怀

从临潼火车站下车，向南望去，只见犹如一匹青色骊马的雄伟山峦，挺立在眼前。

啊，这不是骊山么！相传殷、周时骊戎居住在这里。山上有烽火台，为周幽王举火戏诸侯处。东北麓有秦始皇陵，在陵墓东侧，五年前发现了大型秦代兵马俑，出土近万件珍贵文物。后来，在这个兵马俑坑附近，又新发现了另一个兵马俑坑。国家拨款正修建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下车后，我们没来得及游览秦陵，而是带着满身旅尘，急步赶到骊山西北麓的华清池。据历史文献记载：华清池原为唐玄宗与杨贵妃游乐的地方。初建于唐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当时叫汤泉宫，咸亨二年（公元671年）改名温泉宫，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再行扩建改名华清宫，并建长生殿，以后又名华清池。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宫毁于兵火。解放后辟为公园，建有温泉浴室、游泳池、疗养院。这里的温泉水温摄氏四十三度，含有十多种化学成分，适宜洗浴和水疗。但是解放前华清池被反动统治阶级霸占，劳动人民哪里能够到这里洗浴！